蜀山劍俠傳/13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一三四回　敵衆火雷風以抗天災 返照空明 凡貪嗔癡愛惡欲 皆集滅道　歷諸厄苦難而禦魔劫 勤宣寶相 無眼耳鼻舌身意 還自在觀

下一回▶

話說乙休送走獺人，率領衆人來到寶相夫人所居巖洞前邊，說道：「可惜這裏風雷已爲妖法所破，先時所打主意大半無用。所幸玄真子道友在地下所埋藏的五火神雷因爲藏在葫蘆以內，又有玄門妙用，未爲妖法所毀。此寶頗有用處，但是你們都動它不得，少時由我代爲取出，由諸葛警我持在手內備用便了。現在一交午時，天劫便臨。也是天狐魔劫太重，優曇大師、玄真子雖然默算玄機，事前慎加防衛，仍不免稍有出入，稍一疏忽，定成大錯。還算我在事先趕來，所有來犯的邪魔外道，俱被我驅除殆盡，祇剩耿鯤一個，少卻你們許多顧慮。祇要等到三仙道友出洞，便可將天劫躲過。我不久也有此一關，不能過抗造化之力，以幹天忌，天狐一出洞，便須避開。到時可仍參照玄真子道友預示，由我按天地陰陽消長之機，用玄門遁法佈下一陣，倒轉生門，直通巖洞門戶。由司徒平坐鎮在死門位上，運用峨眉傳授，澄慮息機，心與天會，把一切禍福死生置之度外。我再傳你一道保身神符。專等秦氏二女從生門口上將她母親嬰兒護送入陣，便接過來緊抱懷中，急速用本身三昧真火，連帶來諸符焚化。你三人天門自開，元神出現，借神符妙用，護住全身。

「午時天劫來到，初至時必是乾天純陽之火。這火不比平常。非尋常法寶所能抵禦。全仗你三人誠心堅忍，甘耐百苦，將本身元神與它拼持。那火專一消滅道家成形嬰兒，自

然感應而來，對常人反難傷害，此中含有陰陽消長不泄之機。你三人中如有一個禁受不住苦痛，就會全功盡棄。等到這火過後，便是巽地風雷，其力足以銷燬萬物，擊滅衆類，已非道家法術所煉者可比，你們所有飛劍法寶全無用處。屆時可由諸葛警我將玄真子道友葫蘆中煉藏的五火神雷放將出去，以諸天真火制諸天真火，使其相撞，同歸於盡。雷火既消，罡氣勢減，八姑的雪魂珠乃在此時運用。巽地風雷過去，末一關最是厲害。這東西名爲天魔，並無真質，乃修道人第一克星。對左道旁門中人與異類成道者更爲狠毒。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知其所自去，象由心生，境隨念滅，現諸恐怖，瞬息萬變。稍一着相，便生禍災，備具萬惡，而難尋迹。比那前兩道關，厲害何止十倍！除了心靈湛明，神與天會，靜候三仙道友出洞，用他們所煉無形法寶，仗着無量法力，硬與天爭，將它或收或散，纔能過此一關外，無別的方法抵禦。耿鯤縱然厲害，在這三重天劫到臨之時，也不敢輕易涉險。此次再來，不是前期阻撓，便是事後尋仇。他如先來，有我在此；後來時，三仙道友業已出洞。縱還有別的邪魔來犯，也無足慮，你們祇管謹慎行事便了。」

秦氏二女和司徒平聞言，早一同拜伏在地。乙休吩咐已畢，便行法佈置起來。一面又將陣中機密收用之法，生死兩門用途，如何將死戶倒轉生門，生門變成死戶，怎樣置之死地以求生，一一詳爲解說，傳與司徒平牢牢謹記。等到行法完畢，業已巳初時分。司徒平忙往陣中死門地位上澄息靜念，盤膝坐定，先將玄功運轉，以待寶相夫人入陣。諸葛警我仍去釣鰲磯上瞭望。紫玲姊妹分立巖洞左右，先將劍光飛起，一持彌塵幡，一持彩霓鏈，靜待接引。八姑暗持雪魂珠，飛身空中戒備。到了巳末午初，正喜並無仇敵侵擾，忽見乙休飛向釣鰲磯上，與諸葛警我說了幾句話，一片紅光閃過，昇空而去。乙休一走，寶相夫人就要出來，大劫當前，陣內外夫妻姊妹三人，俱各謹慎從事，越加不敢絲毫鬆懈。待有半盞茶時，忽聽巖洞以上嘩的一響，一團紫氣擁護着一個尺許高的嬰兒，周身俱有白色輕煙圍繞，祇露出頭足在外，彷彿身上蒙了一層輕絹霧縠。離頭七八尺高下，懸着碧熒熒一點豆大光華，晶光射目。初時飛行甚緩。一照面，紫玲姊妹早認出是寶相夫人劫後重生的元神和真體，不禁悲喜交集，口中齊聲喊得一聲：「娘！」早一同飛迎上去接住。紫玲一展彌塵幡，化成一幢彩雲，擁護着往陣內飛去。司徒平在死門上老遠望見，忙照乙休真傳，將陣法倒轉。一眨眼彩雲飛至，因爲時機緊迫，大家都顧不得說話。紫玲一到，一面收幡，口中喊道：「平哥看仔細，母親來了！」說罷，便將寶相夫人煉成的嬰兒捧送過去。司徒平連忙伸手接住，緊抱懷內。正待調息靜慮，運用玄功，忽聽懷中嬰兒小聲說道：「司徒賢婿，快快將口張開，容我元神進去，遲便無及了。」聲極柔細，三人聽得清清楚楚。司徒平剛將口一張，那團碧光倏地從嬰兒頂上飛起，往口內投去。當時祇覺口裏微微一涼，別無感應。百忙中再看懷中嬰兒，手足交盤，二目緊閉，如入定一般。時辰已至，情勢愈急，紫玲姊妹連忙左右分列，三人一齊盤膝坐定，

運起功來。

當嬰兒出洞之時，便聽見西北天空中隱隱似有破空裂雲的怪聲，隆隆微響。及至嬰兒入陣，司徒平吞了寶相夫人那粒元丹，用本身三昧真火焚了靈符。一切均已就緒，漸漸聽得怪聲由遠而近，由小而大。那釣鰲磯上諸葛警我與空中巡遊的鄭八姑俱早聽到。先時用盡目力，並看不見遠處天空有何痕跡。過了一會兒，回望陣中死門地位上，已不見三人形體，祇見一團紫霞中，隱隱有三團星光光芒閃爍，中間一個光華尤盛。知道三人借靈符妙用，天門已開，元神出現，時光即交正午。諸葛警我還不妨事，八姑究是旁門出身，未免也有些膽怯。天劫將到，耿鯤未來，料無別的外魔來侵，無須再爲巡遊，便也將身往釣鰲磯上飛去。準備第二次巽地風雷到來，再會合諸葛警我，一用玄真子的五火神雷，一用雪魂珠，上前抵禦。八姑剛飛到釣鰲磯上，便聽諸葛警我「咦」了一聲，回首一看，西北角上天空有一團紅影移動。

這時方交正午，烈日當空，晴天一碧。那團紅影較火還赤，看上去分外顯得清明。初見時祇有茶杯大小，一會兒便如斗大，夾着呼呼隆隆風雷之聲，星飛電駛而來，轉眼到了陣的上空。光的範圍，大約畝許；中心實質不到一丈，通紅透明，光彩耀眼。眼看快要落到陣上，離地七八丈高下，忽見陣裏冒起無數股彩煙，將那團火光擋住，相持起來。那團火光便彷彿曉日初出扶桑，海波幻影，無數金光跳動，時上時下，在陣地上空往來飛舞，光華出沒彩煙之中，幻起千萬層雲霞麗影，五光十色，甚是美觀。火光每起落一次，那彩煙便消滅一層。諸葛警我與鄭八姑看出那彩煙雖是乙休陣法妙用，但至多不過延宕一些時間。果然那火光越來越盛，緊緊下逼陣中彩煙，逐漸隨着火光照處，化成零絲斷紈，在日光底下隨風消散。頃刻之間，火光已飛離死門陣地上空不遠，忽然光華大盛，陣中殘餘彩煙全都消散。砰的一聲大震，那團火光倏地中心爆散開來，化成千百個碗大火球，隕星墜雨一般，直往陣中三人坐處飛去。到離三人頭頂丈許，那三顆青星連那一團紫氣，便飛上去將那火光托住。兩下里光華強弱不一，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相持有個把時辰，不分高下。八姑以前有過經驗，先時甚代三人擔心懸念。及見這般光景，知道那乾天真火乃是一團純陽至剛之氣，來勢異常猛烈，先被乙休佈下仙陣，借用地底純陰之氣抵擋了一陣，已緩減了不少威勢。難得陣中三人俱能同心如一，將死生置之度外，堅毅能忍，拼受燻灼，居然將它敵住。祇須捱過未正，頭一難關便逃脫了。

八姑正在驚歎心服之際，那一叢火光忽然大減，同時那三顆青星除當中一粒光華更強盛外，其餘二顆都漸晦暗。方暗道一聲：「不好！」當中那顆青星忽先往下一落，然後朝上衝起，直往火叢中一團較大的主光撞去。纔一碰上，那團主光便似石火星飛，電光雨

逝，立刻消散。主光一滅，所有空中千百團成羣火光，像將滅的油燈一般，一亮一閃，即時化爲烏有，八姑、諸葛警我知那團主光乃是五火之原，因靈感應，疾如電飛，瞬息萬里。一見被司徒平的元神撞碎，便知大功將成。不料餘火消滅得這麼神速，說滅便滅了，無形迹可尋，不由喜出望外。再往陣中一望，陣法已是早被乾天真火破去。三顆青星，有一顆已離開紫氣圍擁，像人工製成的天燈，懸在空中，浮沉不定，並無主宰。料是受創已深，元神無力歸竅。且喜第二關風雷之劫，要交申時纔到，還有半個時辰空閒，連忙飛身過去救援。飛臨切近，各念歸魂咒語，將雪魂珠取出，放出一片銀光，罩向那最高一顆青星上面，緩緩壓了下去，到離司徒平頭頂不遠纔止。再一細看，紫氣圍繞中的三人，一個個閉目咬牙，面如金紙，渾身汗溼淋漓，盤膝坐在當地。因四圍俱有紫氣圍繞，恐有妨害，不便近身。

正要商量離開，忽聽司徒平懷中的嬰兒開目細聲說道：「二位道友，借此寶珠之力，便可近前。他三人因救難女，已被乾天真火所傷。難女元丹原附在小婿身上，適纔因見勢萬分危急，冒着百險，上去助他一拼，僥倖逃脫此劫，力盡神疲，幾乎不能歸竅。多蒙道友珠光一照，立時清醒。如今小婿雖然不致有害，兩個小女已是不可支持，雖不送命，還有兩重劫難難以抵禦。望乞二位道友救他們一救，將此寶珠，向他們三人命門前後心滾上一遍，再請諸葛道友將令師預賜的靈丹給他們每人一粒便無害了。」二人聞言，便由八姑持珠，諸葛警我緊隨身後，一同上前。果然雪魂珠光華照處，紫氣分而複合。到了三人面前，八姑先用手向紫玲身上一摸，竟是火一般燙。將雪魂珠持在手內，在紫玲身上滾轉了兩周，立時熱散，臉色逐漸還原。諸葛警我也將玄真子預給的靈丹，塞了一粒在她口內。然後再按同樣方法救寒萼與司徒平。等了一會兒，直到三人一齊復原，頭上元神依舊光明活潑，纔行離去，一同往釣鰲磯上飛行。

諸葛警我道：「這乾天純陽真火，祇聽師長說過，不想有這般厲害！如無道友的雪魂珠，三位道友不死也重傷了。」八姑道：「昔年隨侍先師，曾經身遇其難。那火所燒之處，不但生物全滅，連那地方的巖谷洞壑，沙石泥土，皆化爲灰燼，全都不顯一絲焦灼之痕。此時晴日無風，我們又是離地飛行，雖然附近樹木也有無故脫落的，看去還不甚顯。少時，巽地風雷一到，便看出那火的厲害了。這次若非寶相夫人多年苦煉，道力精深，適纔冒險與司徒道友元神合而爲一，指引他去撞散原火，主光如在，餘火隨散隨生，消而又長，秦家姊妹中，紫玲尚可支持，寒萼最是可危。她的元神一受重傷，連帶其餘二人，不但寶相夫人遭劫，此後他姊妹夫妻三人，重則喪失靈性，不能修真；輕則身受火傷，調治當須時日。這次居然脫過，豈非萬幸？」諸葛警我雖然在小輩同門中功行比較深造，到底沒有八姑經歷豐富、見聞廣博。他聞言往四外一看，遠近林木山石仍然如舊，樹葉

仍是青蔥蔥的，並無異狀。雖覺她言之稍過，也未再問。到了磯頭上面，因第二關有用着自己之處，先將五雷真火葫蘆從身後摘下，持在手內，靜候申時風雷一到，便即迎上前去下手。先時乾天純陽之火來自西北，此時巽地風雷卻該來自東南。那釣鰲磯恰好坐西南朝東北，與三人存身的陣地遙遙相對，看得一清二楚。二人便站向東南方，一同注視。

這時離申初不遠。神駝乙休陣法已破，除了死門上三人仗着護身紫氣，盤膝坐定在那一片平石上面，以及釣鰲磯上八姑、警我二人遙爲防守外，樊籬盡撤。諸葛警我方在和八姑笑說：「翼道人耿鯤幸是先來，受了重傷而去，若在此時來犯，豈非大害？」一言未了，忽然狂風驟起，走石飛沙。風頭纔到，挨着適纔天火飛揚之處的一片青蔥林木，全都紛紛摧斷散裂，彷彿浮沙薄雪堆聚之物，一遇風日，便成摧枯拉朽，自然癱散一般，聲勢甚是駭人。諸葛警我疑是風雷將至，忙做準備。八姑先運慧目四外一看，說道：「道友且慢。此風雖也從東南吹來，不特風勢並不甚烈，又無雷聲，而且遠處妖雲瀰漫。那些林木裂散並非風力，乃是適纔乾天之火所毀。一切生物已經全滅，因爲先前微風都無，所以尚存一些浮形，遇風即散，並無奇異。現距申時還有刻許，祇恐別的異派邪魔乘隙來犯，請道友仍在此磯上防守，以禦雷火。貧道此來，未出甚力，且去少效微勞，給來犯邪魔一個厲害。」說罷，便往三人坐處飛去。諸葛警我眼見八姑飛離三人里許之遙，將手一揚，一道青煙過去，司徒平等三人連那紫氣青星，全都不見。祇剩八姑一人趺坐地上，手足並用，畫了幾下。知她是用魔教中匿形藏真之法，將三人隱去。

八姑佈置剛完，風勢愈大，浮雲蔽日，煙霞中飛來了許多奇形怪狀的鬼怪夜叉，個個猙獰兇惡，口噴黑煙。爲首是一個赤面長鬚、滿身黑氣圍繞的妖道。左手持着一面白麻長幡，長約兩丈，右手拿着一柄長劍，劍尖上發出無數三棱火星。到時好似並未看見八姑在彼，領着許多鬼怪夜叉，一窩蜂似的直往寶相夫人以前所居的巖洞中飛去。諸葛警我先見來勢兇惡，也甚注意，準備上前相助。一見這般形狀，敵我勝負已分。眼看那妖道同那一羣鬼怪夜叉煙塵滾滾，剛剛飛入巖洞，便見八姑將手一指，口中長嘯兩聲，那般高大的危巖，倏地像雪山融化一般塌陷下去，碎石如粉，激起千百丈高，滿空飛灑。滿空中隱隱聽得鬼聲啾啾，甚是雜亂。過了一會兒，纔見那妖道帶領那一羣鬼怪夜叉，從千丈沙塵中衝逃出來，頭臉盡是飛沙，神態甚爲狼狽。八姑早長嘯一聲，迎了上去。妖道這纔看清敵人，不由大怒，一擺手中長幡，幡上黑煙如帶，拋起數十百根，連同那些鬼怪夜叉，一起向八姑包圍上去。八姑罵道：「不知進退死活的妖道！連這點障眼法兒都看不透。我僅略施小技，便將你這羣妖孽差點沒有活埋在浮沙底下，怎還配覬覦寶相夫人的元丹？你喫了苦頭，可還認得當年的女殃神鄭八姑麼？」說時，將手一揚，先飛

起一道青光，將那些黑煙鬼魅逼住，不得前進。

八姑先時無聲無息，坐在地上，生得矮瘦，形如骷髏，又穿着一身黑色道服，遠望與一株矮的樹樁相似。而妖道又是受了別個妖人利用，初來冒險，志在一到便搶寶相夫人的元丹遁走，所以沒有在意。入洞便被八姑使了禁制，一座已被真火燒成石粉的灰山平壓下去，怕沒有幾千百萬斤重量，一任妖道妖法厲害，一時也難以逃出。何況周身俱被灰塵掩埋，五官失靈，上面又有那般重的壓力壓下，無論仙凡，也難承受。還算那妖道本領並非尋常，所帶鬼怪夜叉又是有形無質，一見腳下發軟，知道越避越險，口誦護身神咒，用盡妖法抗拒，往上硬衝，費了無窮氣力，喫了許多苦頭，纔行逃出。一見八姑高喝，迎面飛來，知是寶相夫人請來幫手。剛在行使妖法抵敵，一聽來人自報姓名是女殃神鄭八姑，正是昔年的對頭冤家，越發又愧又怒，又驚又恨。仇人對面，無可逃避，祇得破口大罵道：「你這賊潑賤！原是一樣出身旁門，卻偏與旁門作對。想當初我師父向你提親，原是好意，你卻戀着崑崙鍾賊道，執意不肯，以致引起許多仇怨。後來你師父遭了天劫，九劍困方巖，神火煉冷焰，將你與玉羅剎等一干潑賤困住，偏又被你兩個逃脫。她認賊作父，早晚難逃公道；你也未嫁成那鍾賊道。這些年來，聽說你獨自逃往雪山潛伏，走火入魔，不死不活地苦受苦挨。不知又被哪個賊黨救將出來，與自家人作對。天狐不在，定然被你弄死，撿了便宜。趁早將那元丹獻出，免得死無葬身之地！」言還未了，八姑雖是近多年道心平靜，也禁不住他任意誣衊，勃然大怒道：「無知業障！有什法力？無非仗着你那孽師一燈老鬼的勢力，到處爲惡，欺壓良善。今日犯在我的手裏，如和前次一般，放你生還，休要夢想！我且先不殺你，讓你先嚐嚐活埋的滋味，再伏天誅。」說罷，將手一指。妖道忽覺腳下一軟，知道不妙，方要騰空飛起，猛見頭上灰濛濛一片壓將下來。待使循法逃避時，已被八姑早在暗中行法困住，地下似有絕大力量吸引，頭上又有數千百萬斤東西壓下，身不由己，連人帶那些鬼怪夜叉，全都陷入地內。這次更不比剛纔，八姑存心與他爲難，用魔教中最狠毒的禁法，暫時也不傷他性命，祇教他在地下無量灰沙中左衝右突，上下兩難。

八姑將妖道困住，一望日影，已入申初。暗恨妖道言行可惡，把心一狠，收轉適纔劍光，飛回釣鰲磯上。諸葛警我連贊八姑妙法，頃刻除了妖道。八姑道：「那妖道是已伏天誅的一燈上人門徒。雖然無惡不作，也非弱者，更煉就許多成形魔鬼，遇到危險，可以隨便擇一替身逃遁。名叫風梧，人稱百魔道長。論貧道本領，祇能將他趕走，要想除他，卻是萬難。也是這廝惡貫滿盈。他未來前，巖洞附近一片山地，盡被純陽真火化煉成了朽灰，祇是暫時表面還看不出，再被我一用禁法，更難辨認，先使他到洞底喫了一番苦頭。因爲自己棄邪歸正，不由生了與人爲善之心。誰知這廝怙惡不悛，纔將禁法發動，

雖不比耿鯤能夠移形禁制，借物毀形，卻能借着這現成的浮沙，將他陷入地內。上面又一併將那座毀崖朽灰移來，與他壓上。他縱然精通法術，可以脫身，也須掙扎些時。這種惡道留在世上，終究爲害。不如趁此極巧機會，將他除去，連手下鬼怪夜叉一網打盡，豈不是好？如今時辰已到，少時巽地風雷便到，等道友發動五火神雷以前，算準時分，將禁法一撤，恰好降下神雷，這羣妖道魔鬼不愁不化爲灰煙了。」

正說之間，諸葛警我一眼瞥見東南角上有一片黑雲，疾如奔馬，雲影中見有數十道細如遊絲的金光，亂閃亂竄，忙喊八姑仔細。一面舉着手中葫蘆，口誦真言，準備下手。八姑知那風雷來勢甚快，耳聽雲中轟轟發動之聲，越來越響。不俟近前，便將手朝下一指，連禁法與陣中三人隱身匿形之法一齊撤去。這時妖道陷身之處，已成一片灰海煙山，塵霧飛揚，直昇天半。那妖道在灰塵掩埋中，領了那一羣鬼魔衝將上來，恰巧巽地罡風疾雷同時飛到，一過妖道頭上，便要朝司徒平等三人打去，轟轟隆隆之聲，驚天動地。雷後狂飆，已吹得海水高涌，波濤怒嘯，漸漸由遠而近。諸葛警我早已準備，用手一指，一道金光將那葫蘆托住，直向那團飛雲撞去，一面忙將金光招了回來。耳聽砰的一聲，二雷相遇，成團雷火四散飛射。那妖道未離土前，還在想尋仇對敵，一眼看到前面三顆青星，貪心又起。未及上前，猛見頭上一朵濃雲，金蛇亂竄，飛駛而至，大驚失色。方要逃避，業已雷聲大震。這一震之威，休說雷火下面的妖道與鬼怪夜叉之類要化爲飛煙四散，連諸葛警我與鄭八姑，俱覺耳鳴心怖，頭昏目眩。那海上許多大小魚介，被這一震震得身裂體散，成丈成尺成寸的魚屍，隨着海波滿空飛舞。若換常人，怕不成爲齏粉。迅雷甫過，罡風又來。乙休還說神雷既破，風勢必減，已吹得海水橫飛，山石崩裂，樹折木斷，塵覆障目了。八姑見罡風的翼略掃磯頭，磯身便覺搖晃，似要隨風吹去。哪敢怠慢，忙將雪魂珠放出手去。然後飛身上空，身與珠合，化成畝許大一團光華，罩在司徒平等三人頭上。這萬年冰雪凝成的至寶，果然神妙非常，那麼大風力竟然不能搖動分毫。風被珠光一阻，越發怒嘯施威，而且圍着不去，似旋風般團團飛轉起來。轉來轉去，變成數十根風柱，所有附近數十里內的灰沙林木，全被吸起。一根根高約百丈，粗有數畝，直向銀光撞來。一撞上祇聽轟隆一聲大震，化作怒嘯，悲喧而散。

諸葛警我在磯頭上當風而立，耳中祇聽一片山嶽崩頹、澎湃呼號之聲，駭目驚神，難以形容。相待約有個把時辰，銀光四圍的風柱散而複合，越聚越多，根根灰色，飆輪電轉。倏地千百根飛柱好似蓄怒發威，同時往那團畝許大小的銀光擁撞上去。光小，風柱太多，互相擁擠排蕩，反不得前，發出一種極大極難聽的悲嘯之聲，震耳欲聾。風勢正苦不前，那團銀光忽然脹大約有十倍。那風似有知覺，疾若電飛，齊往中心撞去。誰知銀光收得更快，並且比前愈小，大隻丈許。這千百根風柱上得太猛，同時擠住不動，幾乎合成了

一根，祇聽摩擦之聲，軋軋不已。正在這時，銀光突又強盛脹大起來，那風被這絕大脹力一震，叭的一聲，緊接着噓噓連響，所有風柱全都爆裂，化成縷縷青煙四散。不一會兒，便風止雲開，清光大來，一輪斜日，遙浮於海際波心，紅若朱輪。碧濤茫茫，與天半餘霞交相輝映，青麗壯闊，無與倫比。如非見了高崖地陷沙沉，斷木亂積，海岸邊魚屍介殼狼藉縱橫，幾疑置身夢境，哪想到會有適纔這種風雷鉅變？那空中銀光，早隨了鄭八姑飛上磯來。八姑已是累得力盡精疲，喘息不已了。

這第三次天魔之災，應在當晚子夜。除了當事的人冥心靜慮，神與天合，無法抵禦。八姑與諸葛警我二人自是愛莫能助，除了防範別的邪魔而外，惟盼三仙早時開洞出臨而已。

且說苦孩兒司徒平與秦紫玲姊妹護着寶相夫人法體元神，抵禦乾天真火之災，身體元神俱被真火侵灼，痛楚非凡，元神受損，幾乎不能歸竅。多虧女殃神鄭八姑的雪魂珠與諸葛警我給服的三仙靈丹，總算躲過這第一關重劫。元氣還未十分康復，又遇邪魔來侵，雖然仗有八姑抵擋，未被妖人侵害。同時巽地風雷又復降臨，遠遠便聽見雷霆巨響，震動天地，狂飆怒號，吹山欲倒。那被第一次天火燒過的岩石林木，早已變成了劫灰。風雷還未到達，便受了侵襲，成排古木森林和那附近高山峻嶺，全都像浪中雪崩一般，向面前倒坍下來。休說司徒平夫妻三人見了這般駭人聲勢會驚心悸魄，就連寶相夫人早參玄悟、劫後重生、備歷艱苦磨鍊、深明造化消長之機的人，也覺天威不測，危機頃刻。一有不慎，不特自己身體元神化爲齏粉，連愛婿愛女也難保不受重傷。四人俱在強自鎮定、拼死應變之際，諸葛警我首先用玄真子的五火神雷與來的天雷相擋，雖然以暴制暴，使仙家妙用與諸天真陽之火同歸於盡，那一震之威，也震得海沸魚飛，山崩地陷。何況雷聲甫息，狂飆又來，勢如萬馬奔騰之中，雜以萬千淒厲尖銳的鬼怪悲嘯。眼看襲到面前，忽見雷火餘燼中飛起一團銀光，照得大地通明，與萬千風柱相搏相撞，擠軋跳蕩。經有半個時辰，竟爲銀光所破，化成無量數灰黃風絲，四外飛散，那銀光也往釣鰲磯上飛去，知是八姑的雪魂珠妙用。這第二關風雷之災，雖比乾天真火厲害得多，僅祇受一番虛驚，平安度過，好不暗中各自慶幸。三劫已去其二，祇須捱過天魔之劫，便算大功告成。因爲前兩關剛過，最後一關陰柔而險毒異常，心神稍一收攝不住，便被邪侵魔害，越發不敢大意，謹慎靜候。這時，崖前一片山地，連受真火風雷重劫，除了司徒平四人存身的所在約周圍二三畝方圓，因有紫氣罩護，巍然獨峙外，其他俱已陷成沙海巨坑，月光之下，又是一番悽慘荒涼境界。

到了戌末亥初，司徒平與紫玲、寒萼姊妹二人，已在潛心運氣，靜候天魔降臨。忽聽懷中寶相夫人道：「此時距劫數到來還有個把時辰。適纔默算天機，知道末一關更是難過，

如今雖說三災已去其二，猶未可以樂觀。想是我前生孽重，懺悔無功，雖有諸位仙長助力，未必便能躲免。先因急於抗抵大劫，未得與賢婿夫妻深談。惟恐遭劫以後，便成永訣，意欲趁此危難中片刻之暇，與賢婿夫妻三人略談此後如何修爲，以免誤入歧途，早參正果。如今禍變隨時可發，你三人天門已開，元神在外，無須答言。祇於警戒之中，略分神思，聽我一人說話便了。我的前因後果，你夫妻三人早已深悉。大女紫玲，一心向上，竟能超脫情節，力求正果，她的前途無甚差誤，我甚放心。賢婿原非峨眉門下上乘之士，將來難免兵解成道，所幸仙緣遇合，得蒙神駝乙真人另眼相看，收爲記名弟子。他如躲過末劫，賢婿雖仍在峨眉門下，也可借他絕大法力，免去兵解之危，成爲散仙一流。祇次女寒萼，秉我遺性，魔劫重重，日前一念貪嗔，失去元陰。雖然與賢婿姻緣前定，無可避免，究還是資稟不良所致。尚幸未曾污及凝碧仙府；又與賢婿已有夫妻名分，曾由玄真子與優曇大師做主，不算觸犯教規。三仙道友更因三次峨眉鬥劍，羣仙大劫，實由萬妙仙姑許飛娘一人而起，除這罪魁元惡，須在你姊妹二人身上。對於次女，祇要不犯清規大戒，小節細行，未免略予姑容。我如僥倖脫劫，自可於凝碧開山盛典之時，苦求教祖，將你夫妻三人帶返紫玲谷，或在仙府內求賜一洞，同在一處修爲，有我朝夕告誡，自不患有何頹廢。否則，次女連遭拂逆，雖然暫時悔過，無奈惡根未盡，仍恐把握不住，誤犯教規，自墮前程。務須以我爲鑒，從此艱苦卓絕，一意修爲。等開山盛典過去，便須奉敕出外，積修外功，尤不可大意輕忽，招災惹禍。

「我那白眉針最是狠毒，大犯旁門各派之忌。以前相傳，原爲我不在旁，一時溺愛，留汝姊妹以備防身之用。事後時常後悔，既然師長不曾禁止，我也不便收回。冤家宜解不宜結，總以少用爲是。前次青螺針傷師文恭，適纔又針傷翼道人耿鯤。藏靈子報仇，雖有乙真人攬去；耿鯤之事，尚還難說。這二人俱是異派中極難惹的人，汝姊妹初生犢兒，連樹強敵，如無諸位真仙師長垂憐，焉有幸理？我如遭劫，次女務要事汝姊若母，一切聽她訓誡。對於衆同門，應知自己本是出身異類，同列雁行，已是非分榮光。雖然略諳旁門道術，此時諸同門入門年淺，造就多半不深，有時自覺稍勝一籌。一經開山之後，教祖量人資稟，傳授仙法劍術法寶，你們以前所學，便如腐草流螢，難與星月爭輝了。再者教祖傳授，因人而施，甚至暫時不傳，觀其後效者。未傳以前，固要善自謙抑，一切退讓，恭聽先進同門囑咐。既傳以後，更不可因原有厚薄，而懷怨望，致遭愆尤。須知汝母年來默悟玄機，身在此地，心懸峨眉，往往默算汝姊妹所爲。當時心憂如焚，無奈身居羅網，不能奮飛，祇有代爲提心吊膽而已。如能善體我意，三次峨眉劫後，也未始無超劫成道之望，祇看你們能否知道自愛耳。我今日所受之災，以末一災最爲難過。天魔有形無質，而含天地陰陽消長妙用，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知其所自去。休說心放形散，稍一應聲，元精便失。但是不比前兩次災劫可以傷人，祇於我個人有大害而已，

因不能傷害你夫妻三人，我雖遭劫，夫復何恨？這次我的元神不能露面，全仗賢婿夫妻保護。尤以賢婿本命生克，更關緊要。祇要賢婿神不着相，二女縱使爲魔所誘，也無大害。賢婿務要返神內照，一切委之虛空，無聞無見，無論至痛奇癢，均須強忍，既不可爲它誘動，更不可微露聲息。我的元神藏在賢婿紫闕以下，由賢婿元靈遮護，元靈不散，天魔不能侵入，更無妨害。此魔無法可退，非挨至三仙出洞，不能驅散。此時吉凶，已非道力所能預測，雖有幸免之機，而險兆尤多，但看天心能否鑒憐而已。」說罷，三人因爲不能答言，祇是潛心默會。因爲時辰快到，連心中悲急都不敢。祇管平息靜慮，運氣調元，使返光內瑩，靈元外吐，以待天魔來降。不提。

釣鰲磯上諸葛警我與鄭八姑一眼望見下面紫氣圍繞三人頂上的三朵青星，當中一朵忽然分而爲二，落了一朵下去。一望天星，時辰將到，知道天魔將臨，寶相夫人元神業已歸竅。禦魔雖有力難施，惟恐萬一翼道人耿鯤乘此時機趕來報仇侵害，不可不防。二人略一商量，覺得釣鰲磯相隔尚遠，倘或事起倉猝，那耿鯤長於玄功變化，不比別的邪魔。仗有雪魂珠護身，決計冒險飛身往三人存身的上空附近，仔細防衛。二人飛到那裏有半個時辰過去，已交子時，一無動靜。月光如水，碧空萬里，更無纖雲，未看出有絲毫的警兆。正在稀奇，忽聽四外怪聲大作，時如蟲鳴，時如鳥語，時如兒啼，時如鬼嘯，時如最切近的人在喚自己的名字。其聲時遠時近，萬籟雜呈，低昂不一，入耳異常清脆。不知怎的，以司徒平夫妻三人都是修道多年、久經險難的，聽了這種怪聲，兀自覺得心旌搖搖，入耳驚悸，幾乎脫口應聲。幸有玄真子、乙休和寶相夫人等事前再三囑咐，萬一聞聲，便知天魔已臨，連忙潛心默慮，鎮攝元神，不提。

三人起初聞聲知警，甚爲謹慎。一會兒工夫，怪聲忽止，明月當空，毫無形迹。正揣不透是何用意，忽然東北角上頓發巨響，驚天震地，恍如萬馬千軍殺至。一會兒又如雷鳴風吼，山崩海嘯，和那二次巽地風雷來時一樣。雖然祇有虛聲，並無實迹，聲勢也甚驚人，驚心動魄。眼看萬沸千驚襲到面前，忽又停止，那東南角上卻起了一陣靡靡之音。起初還是輕吹細打，樂韻悠揚。一會兒百樂競奏，繁聲匯呈，濃豔妖柔，蕩人心志。這裏淫聲熱鬧，那西南角上同時卻起了一片匝地的哀聲，先是一陣如喪考妣的悲哭過去，接着萬衆怒號起來。恍如孤軍危城，田橫絕島，眼看大敵當前，強仇壓境，矢盡糧空，又不甘降賊事仇，抱着必死之心，在那裏痛地呼天，音聲悲忿。響有一會兒，衆聲由昂轉低，變成一片悲怨之聲。時如離人思婦，所思不見，窮途天涯，觸景生悲；時如暴君在上，苛吏嚴刑，怨苦莫訴，宛轉哀鳴，皮盡肉枯，呻吟求死。這幾種音聲雖然激昂悲壯，而疾痛慘怛，各有不同，但俱是一般的悽楚哀號。尤其那萬衆小民疾苦之聲，聽了酸心腐脾，令人腸斷。

三人初聽風雷殺伐、委靡淫亂之聲，因是學道多年，心性明定，還能付之無聞。及至一聽後來怨苦呼號之聲，與繁音淫樂遙遙相應，不由滿腔義俠，軫念黎庶，心旌搖搖，不能自制。幸而深知此乃幻景，真事未必如此之甚。這同情之淚一灑，便要神爲魔攝，功敗垂成。祇是那聲音聽了，兀自令人股慄心跳，甚是難過。正在強自挨忍，羣響頓息。過一會兒，又和初來時一樣，大千世界無量數的萬千聲息，大自天地風雨雷電之變，小至蟲鳴秋雨、鳥噪春晴，一切可驚可喜、可悲可樂、可憎可怒之聲，全都雜然並奏。諸葛警我、鄭八姑道行較高，雖也一樣聽見，因是置身事外，心無恐怖，不虞魔侵，仍自盤空保護，以防魔外之魔乘機潛襲。一聽衆響回了原聲，下面紫氣圍繞中，三點青星仍懸空際，光輝不減，便知第一番天魔伎倆已窮。果然不消頃刻，羣噪盡收，萬籟俱寂。方代下面三人慶幸無恙，忽見繽紛花雨自天而下，隨着雲幛羽葆中簇擁着許多散花天女，自持舞器，翩躚而來，直達三人坐處前面，舞了一陣，忽然不見。接着又是羣相雜呈，包羅萬象，真使人見了目迷五色，眼花繚亂。元神不比人身，三人看到那至淫極穢之處，紫玲道心堅定，視若無睹；司徒平雖與寒萼結過一段姻緣，乃是患難之中，情不由己，並非出於平時心理，也無所動；惟有寒萼生具乃母遺性，孽根未盡，看到自己與司徒平在紫玲谷爲藏靈子所困時的幻影，不禁心旌搖搖起來。這元神略一搖動，渾身便自發燒，眼看那萬千幻象中隱現一個大人影子，快要撲進紫氣籠繞之中。寒萼知道不好，上了大當，連忙拼死鎮攝寧靜時，大人影子雖然退去，元神業已受了重傷。不提。

一會兒萬幻皆空，鼻端忽聞異味。時如到了芝蘭之室，清香襲腦，溫馨蕩魄；時如入了鮑魚之肆，腥氣撲鼻，惡臭燻人。所有天地間各種美氣惡息，次第襲來。最難聞的是一股暖香之中，雜以極難聞的臊羶之味，令人聞了頭暈心煩，作噁欲嘔。三人祇得反神內覺，強自支持。霎時鼻端去了侵擾，口中異味忽生，酸甜苦辣鹹淡澀麻，各種千奇百怪的味道，一一生自口內，無不極情盡致，哪一樣都能令身受者感覺到百般難受，一時也說之不盡。等到口中受完了罪，身上又起了諸般朕兆：或痛、或癢、或痠、或麻。時如春困初回，懶洋洋情思昏昏；時如刮骨裂膚，痛徹心肺。這場魔難，因爲是己躬身受，比較以前諸苦更加厲害，千般痛癢痠麻，好容易纔得耐過。忽然情緒如潮，齊涌上來，意馬心猿，怎麼也按捺不住。以前的，未來的，出乎料想之外的，一切富貴貧賤、快樂苦厄、鬼怪神仙、六慾七情、無量雜想，全都一一襲來。此念甫息，他念又生。越想靜，越不能靜；越求不動，卻偏要動。連紫玲姊妹修道多年，竟不能澄神遏慮，返照空明。眼看姊妹二人一個不如一個。首先寒萼一個失着，心中把握不住，空中元神一失，散了主宰，眼看就要消散。寒萼哪裏知道是魔境中幻中之幻，心裏剛一着急，恐怕元神飛逝，此念一動，那元神便自動飛回。元神一經飛回，所有妄念立止。等到覺察，想再飛起防

衛，卻不知自己大道未成，本無神遊之能，祇是神駝乙休靈符妙法的作用。神散了一散，法術便爲魔力所破，要想再行飛起，焉能做到？紫玲雖比寒萼要強得多，無奈天魔厲害，並不限定你要走邪思情慾一關，纔致壞道，祇你稍一着想，便即侵入。紫玲關心寶相夫人過切。起初千慮百念，俱能隨想隨滅，未爲所動。最後不知怎麼一來，念頭轉到寶相夫人劫數太重，天魔如此厲害，心中一動，魔頭便乘虛而入。惟她道行較高，感應也較爲嚴重，也和寒萼一樣，猛覺出空中三個元神被魔頭一照，全快消滅。以爲元神一散，母女夫妻就要同歸於盡，竟忘了神駝乙休的行時警告，心中一急，元神倏地歸竅。知道不妙，忙運玄功，想再飛出時，誰知平時雖能神遊萬里之外，往返瞬息，無奈道淺力薄，又遇上這種最厲害的天魔，哪還有招架之功？用盡神通，竟不能飛起三尺高下。

寶相夫人的左右護翼一失，那天魔又是個質定形虛、隨相而生之物，有力也無處使。這一來，休說紫玲姊妹嚇得膽落魂飛，連空中的諸葛警我與鄭八姑一見空中三朵青星倏地少了兩朵，天還未亮，不知三仙何時出洞，雖然司徒平頭上那朵青星依舊光明，料定道淺魔高，支持稍久，絕無幸理，二人也是一般心驚着急，愛莫能助。尤其女殃神鄭八姑，發覺自己以前走火入魔，還沒有今日天魔厲害，已是不死不活，受盡苦痛。眼看寶相夫人就要遭劫，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更爲難過。暗忖：「自己那粒雪魂珠，乃是天地精英，萬年至寶，除魔雖未必行，難道拿去保護下面三人還無功效？」一時激於義憤，正要往下飛落，忽聽諸葛警我道一聲：「怪事！」定睛一看，覺得奇怪。論道行，司徒平還比不上紫玲姊妹，起初紫玲姊妹元神一落，便料他事敗，祇在頃刻。誰知就在二人沉思觀望這一會兒工夫，不但那朵青星不往下墜落，反倒光華轉盛起來，一毫也不因失了左右兩個輔衛而失效用，二人看了好生不解。

原來苦孩兒司徒平幼遭孤露，嚐盡魔難，本就沒有受過一日生人之樂。及至歸到萬妙仙姑許飛娘門下，雖然服役勞苦，比起幼時，已覺不啻天淵。後來因自己一心向上，未看出許飛娘私心深意，無心中朝餐霞大師求了幾次教，動了許飛娘的疑忌。再被三眼紅蜺薛蟒從中蠱惑進讒，挑撥是非，平日已備受荼毒。末一次若非紫玲谷二女借彌塵幡相救，幾乎被許飛娘毒打慘死。人在萬分危難冤苦之中，忽然得着兩位美如仙女的紅粉知己，既救了他的性命，還受盡溫存愛護之恩，深情款款，以身相許，哪能不浹髓淪肌地感激恩施。當日一聽，說異日有用他處，已抱定粉身碎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之念。再一想到峨眉門下所居的洞天仙府，師長前輩盡是有名的正派中飛仙劍俠，同門個個仙根仙骨，自己前途修爲無量。又知道此次寶相夫人劫數，有三仙等前輩先師相助，事非真不可爲。萬一事若不濟，便準備以一死去謝二女。因切得報恩之心，更有敢死之志。以他平日那樣謹飭恭慎的人，竟敢不惜得罪靈雲等諸先進同門，異日受師長譴責，甘受寒萼挾制，

徑往紫玲谷去會藏靈子，以身犯險，也無非是爲此。此番到了東海，若論臨時敬畏，並不亞於紫玲姊妹。論道行法術，還不如寒萼；比起紫玲，更是相差懸殊。也是司徒平該要否去泰來，本身既寓有生克之機，又趕上第一次乾天真火來襲，眼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危機一發，忽被寶相夫人冒險將元神飛出，助長他的真靈，與真火相撞，居然僥倖脫難，再一聽寶相夫人所說的一番話，忽生妙悟，暗想：「寶相夫人遭劫，自己無顏獨生以對二女。現在元神既因乙真人靈符妙用飛出，寶相夫人已和自己同體，那天魔祇能傷夫人，而不能傷我，我何不抱定同死同生之心？自己這條命原是撿來的，當初不遇二女，早已形化神消，焉有今日？要遭劫，索性與夫人同歸於盡。既是境由心生，幻隨心滅，甚麼都不去管它，哪怕是死在眼前，有何畏懼？」主意拿定，便運起玄功，一切付之無聞無見無覺。一切眼耳鼻舌的魔頭來侵時，一到忍受難禁，便把它認爲故常，潛神內照，反諸空虛，那魔頭果然由重而輕，由輕而滅。司徒平卻並不因此得意，以爲來既無覺，去亦無知，本來無物，何必魔去心喜？神心既是這般空明，那天魔自然便不易攻進。中間雖有幾次難關，牽引萬念，全仗他道心堅定，旋起旋滅。先還知道有己，後來並己亦無，連左右衛星的降落，俱未絲毫動念。不知不覺中，漸漸神與天會，神光湛發，比起先時三星同懸，其抗力還要強大。道與魔，原是此盛彼衰，迭爲循環。過不一會兒，魔去道長，元神光輝愈發朗照。所以空中請葛警我與鄭八姑見了十分驚異。

這時祇苦了紫玲姊妹，自知誤了乃母大事，一面跪地呼天，悲號求赦；一面籲懇三仙出洞救難。驚急憂惶中，不禁偷眼一看司徒平，神儀內瑩，寶相外宣，二目垂簾，呼吸無聞，不但空中星輝不減，臉上神光也自煥發。那嬰兒也是盤膝貼坐在司徒平懷內，若無聞見。雖看出還未遭劫，畢竟不能放心。二女正在呼籲求救之中，猛聽四外怪聲大作，適纔所見怪聲幻象，忽然同時發動。紫玲姊妹固是驚惶，那空中的八姑、警我也看出兆頭不對。如果所有六賊之魔同時來犯，休說一個司徒平，任是真仙也難抵禦。正在憂急，忽見西南角上玉笏峰前，三仙洞府門首飛起一道千百丈長的金光，直達司徒平夫妻三人坐處，宛如長虹貫天，憑空搭起一座金橋。這時海上剛剛日出，滿天盡是霞綺，被這金光一照，奇麗無與倫比。諸葛警我知是三仙開洞，心中大喜。眼看那道金光將司徒平等三人捲起，往回收轉。就在這時，東北遙空星羣如雨，火煙亂爆，夾着一片風雷之聲，疾飛而來。煙光中，翼道人耿鯤展開雙翼，疾如電掣般直往金光中三人撲去。八姑喊聲：「不好！」剛要飛身上前，忽然天魔的一派幻聲幻象一齊收歇。從下面三人坐處，飛起一個慈眉善目的清瘦霍曇，一個仙風道骨的星冠白衣羽士，雙雙將手往空中一指，也未見發出甚麼劍光法主，那翼道人耿鯤兀自在空中上下翻飛，兩翼間的火星像暴雨一般紛紛四散墜落，灑了一天的火花。過沒半盞茶時，忽然長嘯一聲，仍往東北方破空飛去。下面三人就在雙方鬥法之間，隨着那道金光到了三仙洞中。諸葛警我知道大功告成，忙

邀八姑跟蹤過去，到了洞前落下。一同入內一看，三仙正與司徒平等三人說話，連忙上前拜見。玄真子便命諸葛警我到妙一真人房內，取來妙一夫人日前遺留的一身道衣。然後吩咐紫玲從司徒平懷中抱過嬰兒，拿了那身衣服，入室與寶相夫人更換。等到紫玲出來，寶相夫人已成爲一個妙齡道姑了。

原來司徒平剛將六賊次第抗過，忽又同時襲來。眼看危急萬分，正趕上三仙奉敕閉洞修煉仙法，功行圓滿出來，首由玄真子與苦行頭陀用先天太乙妙術驅散天魔。仍恐魔高道低，再由乾坤正氣妙一真人用長眉真人天篆玉笈中附賜的一口降魔仙劍，借本身純陽真氣，化成一道金光，接引三人入洞。偏巧耿鯤在北海陷空島取出了白眉針，修煉復原，趕到報仇，原想乘隙使用毒手，傷害三人性命。正值苦行頭陀與玄真子除了天魔，用無影劍將他趕走。司徒平等三人到了洞中，叩見三仙之後，寶相夫人多年苦修，業已煉體歸原，嬰兒可大可小，三仙早向妙一夫人要了一身仙衣相贈。紫玲姊妹見母親仍和從前一般模樣，祇是添了一身仙氣，好不悲喜交集。

寶相夫人更衣出來，先向三仙謝了救命之恩。又同二女、司徒平重又跪謝諸葛警我與八姑相救之德。妙一真人便取一封仙札，交與寶相夫人，說道：「我三人奉了先師遺敕，閉洞開看玉笈，修煉法寶。笈中附有這封仙札，吩咐你持此札去往峨眉前山解脫庵舊址的旁邊，那裏有個洞穴，直通金頂，可在裏面照札中仙示修煉，直到三次峨眉鬥劍，方許出面。事完之後，功行便自圓滿，飛昇仙闕。積修外功，由你二女代爲。千萬不可離開，自誤功課。苦行道友飛昇在即，也爲相助行法，略延時日。我不久即往峨眉，準備羣仙聚會和開府大典。此番魔劫祇司徒平一人無礙，道心堅定，甚是可嘉。你女俱受魔侵，元神虧損，尤以寒萼爲甚。須俟回山開府，取了先師太極兩儀微塵陣中所藏仙丹，方可復原。你母子多年未見，方得重逢，又要久違，可同到峨眉聚上三二日，再照仙札修爲便了。」寶相夫人聞言，忙將仙札跪領過去，默謝長眉真人施恩。這纔起身，率了衆人向三仙拜辭。玄真子道：「諸葛警我在此無事，也隨了一同去吧。」